

第五十三课 中年传法著作与拉萨护神法会

[财旺诺布 49-50 岁（1746-1747 丁卯火兔年）·为颇罗鼐修拉萨护神法会 | 地点：拉萨]

上堂课讲到财旺诺布从四十九岁到五十岁之间，依许多圣者的邀约到各地传法，也写下很多著名著作——不只密乘方面，还有历算、历史等其他学术方面的著作。后来又回到拉萨，向观音尊者、即第七世达赖，以及颇罗鼐王会面。

财旺诺布五十岁、即第十三绕迥火兔年、约公元 1747 年时，应人王（即当时西藏总理颇罗鼐）之邀，再次前往拉萨大城，为地方的大权贵族（即颇罗鼐王）修消除违缘的护神法会。这里比较麻烦的是，很多文献不会一直用同一个名字称呼一个人，有时同一个人会反复用许多不同名号、绰号或尊称，所以有时会搞不清楚。

祂向颇罗鼐王传授了 Nagarakta 忿怒明王的灌顶口传，又给予白色胜乐金刚长寿法的灌顶。这白色胜乐金刚也不算罕见的本尊，胜乐金刚一系列法门的传承其实蛮多。过去释迦牟尼佛为度化南瞻部洲众生，化现出胜乐金刚的大坛城降临世界，最后遗留下所谓二十四空行圣地、没有收摄回坛城，所以南瞻部洲众生与胜乐金刚大坛城的所有法门有非常深厚的因缘。

五大教派都很重视胜乐金刚的修法，香巴噶举的五大金刚法门里就包含胜乐金刚，没有一个教派不修胜乐金刚。可说所有主要的母续空行母法门——金刚亥母、那洛空行母、作明佛母——大部分都从胜乐金刚的密续里延伸出来。各教派对胜乐金刚法都非常重视，像西藏的下密院美巴扎仓也将胜乐金刚作为主修本尊之一，噶举派也非常推崇。

大家都认为胜乐金刚是对世间人来讲修持能最快成就、最快获得加持感应的法门，过去修胜乐金刚相关法门的，很多都能在人世间得到本尊及本尊眷属化现成肉眼能见的身相给予救度超度。很多空行母在人间的示现及留下的圣地，也都因胜乐金刚法门与这世界的因缘。

像甘肃、云南、罗家洞的金刚亥母洞，大家都认为是胜乐金刚大坛城对土地的加持，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相关空行母降临人间、度化众生、留下圣迹。这几年也有蛮多师兄专程去走空行母圣地朝圣，得到很多感应加持，对密法、对佛菩萨有更大的信心，很值得推崇。胜乐金刚的传承非常多，据说光印度佛教时期至少有二十七种传承。

像阿底峡尊者来了之后，把他自己一派的胜乐金刚传承传给了仁钦桑波，后面再传下来一直到布顿·仁钦珠。尤其布顿·仁钦珠大师，他自己当时已身兼大概七十多种胜乐金刚的传承。还有所谓惹琼巴的胜乐金刚耳传——惹琼巴大师是密勒日巴大师的二大弟子，他也得到了另一类胜乐金刚的耳传，惹琼巴的胜乐耳传后来在格鲁派也受尊重、噶举派也修。

总之，祂消除了颇罗鼐王的一些障碍。但实际上这时颇罗鼐王身体已不太好，后面也没办法再太多执政，这个后面会讲。修完法会后，祂去拉萨的大昭寺，又重新对大昭寺里所有重要圣像做了广大供养。

像提到，对世界庄严独一的教法之主觉沃佛，以及他左右两大尊无量光佛、转法轮之弥勒佛，都进行了供养；在大昭寺内殿的文殊菩萨、十一面观音，以及觉沃佛周围八大随侍眷属菩萨前，都献上广大如云的供养，并在这些圣像前发起大乘的广大发愿。就像我们上师及很多教派成就者都一再推荐要去大昭寺朝拜。

西藏当然有非常多圣地、圣物、圣像，但大昭寺可算是最密集、聚集了最多特殊圣物的一个佛堂。

像觉沃佛就不用讲；觉沃佛背后还有一尊泥塑的、会讲话的觉沃佛；从觉沃殿出来正前方，有一尊小尊的、也会讲话、讲过预言的莲师；从觉沃佛殿出来右手边，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佛龕里，还藏有一尊后来伏藏大师取出的莲师如我像——世上二十五大尊如我像的其中一尊，据说那如我像能调伏转化末法时期的一些违缘，有很多特殊加持。

还有大家知道的观音菩萨像，就是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全部融入的那一尊。墙壁上还有会开口说话的文殊菩萨；另一边壁画上也有会开口说话的观音菩萨，以及观音菩萨加持松赞干布生两个孩子后、身口意融摄在壁画中的「喻吽」与一对眼睛。

现在很多人以为那是文殊菩萨的身口意加持，不是——那虽是在文殊菩萨壁画前祈祷时显现的，但显现出来的是观音菩萨给他加持，所以那壁画上的眼睛与「喻吽」是观音菩萨留下的。还有自然显现、会开口说话的度母像。外面大殿还有会开口说话的小尊释迦牟尼佛像。殿内的大尊弥勒菩萨像、大尊莲师像等里面，也放了很多过去大成就者的如我像与伏藏圣物。

包括其他没特别被介绍的小佛像，每一尊都是稀世珍品，放在任何一个寺庙都是镇寺之宝等级的圣像。还有大昭寺的建筑本身，大家也认为具有无量加持——从松赞干布时期一直到现在千年来，藏传佛教所有知名不知名的高僧大德成就者，都在这寺庙里朝拜、礼赞、加持、祈福顶礼，做一系列广大善事供养。

柱子上、梁上、天花板上都出现很多梵文字、佛菩萨的自然显现，再加上建筑里藏有非常多特殊机关、很多伏藏法全集、历史全集，像「移教事部」等许多应对末法时期的殊胜密法，都藏在大昭寺的建筑里。所以这单一建筑里收藏的圣物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哪个成就者都一再要求信众去大昭寺朝拜。

宝上师自己也观察、记录到，几乎所有去大昭寺发愿祈求的，只要把祈求的事、要做的善业功课完成、把坏习惯改掉，只要有做到，他发的愿望几乎没听说过不成功的，确实非常灵验。所以每次去拉萨，不管什么情况——有时因各种原因被管制、不让朝拜——上师都会要求我，只要来了拉萨一趟，无论如何一定要到大昭寺前朝拜、发菩提心的愿一次。

同样，我们也要像祂一样，只要有时间去拉萨，一定要排除万难在大昭寺尽量力所能及地献上供养，不要管外面或网络上说「这些都是石头像、供养还不如帮助穷人」之类。当然帮助穷人也是一个善行、没错，但我们向圣像敬献供养有它长期未来的意义。为一切众生的安宁、为世界的安乐、为教法的延续，在善业善行做抉择时，要以广大善行为优先。

当然，这做完之后，出了大昭寺、把八廓街周围一些乞丐也献供养也很好。过去八廓街还没受管制之前，周围很多乞丐其实不是真乞丐，大部分是从青海、安多等很远的地方一步一步朝拜到大昭寺来的信众，后面用乞讨方式向大家化缘，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给。现在很难看到了，但有机会时也要给。

尤其若在大昭寺祈求的是发财、经济方面增业的发展，那出了大昭寺后，看到你所求的穷人乞丐，按习俗一定要给，这很有可能是佛菩萨或空行母化现来点化我们、做一些增上善缘的。所以大部分西藏人的习惯，怀里一定准备好很多零钱或零食，进大昭寺祈愿完出来后，凡所遇到的绝对一定会给，这也是很好、我们要效仿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要效仿祖师，在圣像前尽献广大的菩提心发愿。菩提心的发愿，并没要求我们一定马上做到、或以后什么事都不能做。以菩提心、菩提戒的角度看，它是依你的菩提心与修行境界到达什么程度、你才要守到那样的戒律。

比如现在我还在凡夫阶段，说「我要利一切众生」，不是说从现在起我每天就去帮助众生、家里人工作都不管，而是希望未来我达到登地菩萨果位时不违反这发愿、有那境界能力时就会去做；凡夫阶段做不到时，就把这心愿放在心中，

有佛菩萨为我们作证、呵护我们初发的菩提心，希望在行菩萨道的路上，佛菩萨给我们关照加持、给相应的资源环境，让我们快速进步、快速达到相应要求、遣除所有障碍，这很重要。

走菩萨道、解脱道本就很辛苦、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但也不是完全要靠自己的能力——凡夫阶段能力有限，走得当然辛苦，所以需要靠很多佛菩萨、外在圣物或外在加持来协助我们转化、回遮抵挡很多问题障碍。所以到这些圣境、圣地、圣物面前，一定要行广大发心，一方面能快速累积福德资粮，二方面和佛菩萨的心意相通，三方面对自己出世间与世间的所有发愿都能快速成办。

若只求世间发愿、不求出世间发愿，这种小发愿有时确实不容易成功；但有做广大发愿再来做世俗发愿，很多世俗发愿都很快、很容易成功。

这很像一个人说「我要把一颗树砍断、多一个空地」，周围人不会觉得怎样；但若说「我想帮大家盖一个漂亮的免费房子、每个人都能进去住得舒服安宁，但现在前提要先把前面这棵树砍掉」，以为大众利益优先而行世间事的方式讲，旁边人就会觉得「那我们也来帮忙」，有人帮忙下很快就能砍成。同样，发大乘祈愿也有一样的效果。所以广大发愿很重要。

此后，他朝圣完大昭寺，又去觐见了当时的第八世大司徒·却吉炯内——之前讲过，他是历代大司徒里学问最渊博、成就也相对较高的一位。现在网络上有些把大司徒仁波切列在他之上、说大司徒是他的上师，但这可能不太准确。

依祂给大司徒仁波切所传的这些重要法门对应来看，两人当然互相都有传法，但从财旺诺布给大司徒仁波切传法这角度看，祂应该排在大司徒仁波切之上、比较算是大司徒仁波切的上师，这样其实较合理。

包括我们看噶举经脉、即噶举派很重要的一个系列唐卡作品里，大司徒仁波切系列的部分，确实是把祂放在大司徒仁波切头顶上的天空，所以也可说大司徒自己也承认他是把财旺诺布当成上师来做祈祷的。所以现在网络上反过来变成大司徒是财旺诺布的上师，这排列可能不那么准确。总之，财旺诺布觐见了当时的大司徒仁波切，以及噶举派另一位重要的转世活佛巴沃仁波切。

不是祂去觐见，而是大司徒仁波切与巴沃仁波切两位特意来找祖师、觐见祂，与祖师商讨一些事情，并一起共修一些法门。祂给他们两位传授了广大的吉祥时轮金刚主尊、以及大金刚总持的灌顶，连同会供，向他们传授了时轮金刚与金刚总持的大灌顶后，也和我们一起进行了广大的会供修法。

之后，应宝尔仁波切之请，祂依据西藏的《阿弥陀经》、即《极乐世界庄严经》的内容，不违反它的精神与其中甚深意涵，以偈颂形式写下了一篇《极乐世界》的祈愿文，叫《开启解脱门扉》。此后，祂在这期间，与当时在中国身为文殊皇帝座下宫廷占师的翻译师工布查布以书信往来建立起深厚情谊，前后相互互通信函，就一些疑难问题往返请益。

这里指的是当时清朝皇帝旁边最主要的第三世章嘉大师。研究财旺诺布的传记，其中一部分要研究的就是第三世章嘉大师的传记，他的传记里提到很多关于祂当时的一些蛛丝马迹，很有趣。有些东西在祂的传记里没提到，但在章嘉大师的传记里有提到一些，包括后来清朝对祂的一些怀疑之事。虽然有些是冤枉，但从这些角度可知，当时清朝、章嘉大师，很多人都很忌惮祂的法力。

为什么呢？章嘉大师传记里提到，他虽然很赞扬当时的西藏总理颇罗鼐、认为他在政治与宗教两方面都有巨大贡献值得赞扬、对佛教信仰忠贞、政治决策英明果断，但也批评说，虽然他是这么好的人，但他就如同佛陀最早的侍者之一。

佛陀最早的侍者是提婆达多，后来提婆达多犯下罪业后，是他的弟弟善星比丘来当侍者，善星比丘也跟提婆达多一样后来背叛、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因自己的邪见把佛陀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当成是错误的。

章嘉大师就形容颇罗鼐是这样：善星比丘虽把佛陀当成不好的，但他自己禅定功夫很好、经律论三藏也非常精通；提婆达多如果不算他后来做的坏事，过去学习方面也非常优秀，经律论三藏都通达、禅定也达到很好的功夫、有神通，过目不忘方面也许没达到阿难那样，但接近阿难的程度。善星比丘也一样，学习方面非常优秀、受年轻比丘赞扬，但因自己的邪见与嫉妒心去批判佛陀。

章嘉大师就认为颇罗鼐是这样一个人，主要因为他觉得颇罗鼐对第七世观音尊者、即第七世达赖不够恭敬、不够信仰。后来颇罗鼐与第七世达赖之间有一些纠纷矛盾，所以章嘉大

师站在七世达赖的立场，对颇罗鼐有很不好的批判。也可说第七世达赖在清朝那边的很多宣传，都是章嘉大师帮忙的。所以他传记里提到，他常常因很讨厌颇罗鼐，叫了一个噶陀派喇嘛去咒杀、或诅咒颇罗鼐。

虽然现在大部分人会讲这噶陀派喇嘛就是财旺诺布，但这也很难讲，也有可能是其他噶陀派喇嘛。不过在财旺诺布的传记里，他是否认这些事的，说他没必要去咒杀皇帝、也没必要咒杀颇罗鼐，好像没有这样的记载。本来祖师跟颇罗鼐关系那么好、是师徒关系、又是功德主与主法上师的关系，不可能因章嘉大师要求就去咒杀，这根本就不可能，但他传记里有这样提到。

后来的事情——颇罗鼐往生后，他儿子上位，上位后因也对第七世达赖喇嘛不够尊敬，后来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被杀害了。杀害之后，财旺诺布也被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准噶尔事件时他一己之力直接咒杀一万多军队、连五千多匹马全部咒杀掉，大家都认为当时世界上法力最强大的就是他，所以任何发生的坏事全怪在他头上，说「只有你办得到、还有谁能办到」。

后面还有个很麻烦的事：清朝历史上发生过几次陨石掉落、损毁宫廷，这也怪在他头上，认为掉一次是天灾、掉两三次一定是有人咒杀，不可能那么倒霉；大家想来想去还是认为只有财旺诺布有这能力，所以怪他。

后面章嘉大师为皇帝修建了一座九层的大白伞盖佛母宝塔，也是要帮皇帝回遮各种障碍，建之前已发生过一次陨石砸落，后来修到第八层、再一层就可完工时，又掉了一个陨石直接把大白伞盖佛母殿全毁了。之后只好在废墟上又修建了一座叫「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章嘉大师再去开光——但当时这件事很多人也认为是财旺诺布做的，蛮好笑的。有点又说远了。

总之，讲到当时的工布查布——他是当时清朝宫廷里很著名的翻译师、学者，最主要是第三世章嘉大师从小培养起来的学者、章嘉大师很重要的一个弟子。很多人对他不了解，但如今我们学唐卡、或学唐卡相关知识历史的人一定会看的一本书《造像量度经》，最初把它从藏文翻译成中文的就是工布查布，我们看的就是他翻译的版本，而且他翻译过来后还跟其他作品做过补充校正。

这《造像量度经》的翻译算是他很重要的一大功勋，当然他的功勋不只这个。他的名字有工布查布、昂贡布扎布等很多译名，在一些史料里也译成昂贡布扎布、昂贡布扎登等。他大约1692到1750年左右的人，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蒙古学者——他其实是蒙古人。详细了解可看《清史稿》的传，他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人。

除了是翻译师，他也是清朝的大学者、史学家，也是蒙医、蒙古药学家，即俗称的蒙古大夫。他是当时多尔济的玄孙，属札萨克车臣亲王苏达尼的弟弟西里泰济乌拉的儿子。后来他也被封为泰济、承继辅国公的爵位，当然这只有一段时间，后来爵位就被停了。雍正时

期，他是北京唐古特学堂的总教官，大家都说他精通蒙古文、藏文、满文、汉文，是一位大译师。

清朝当时这四种文字精通非常重要：清朝当然要懂满文，管理那么多汉族百姓要懂汉文，藏文翻译很重要，还有那么多蒙古人在一起蒙古语也需了解，所以能把这四民族的语言都精通确实非常不容易。他的生卒年后来也有点争议，但大概就是这时间点。据说他后来连梵文也算精通，所以当时被称为「贤德公大译师」。

他受第三世章嘉大师嘱咐，后来做了汉藏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对照目录表，这是他非常大的一个功勋——从民国开始，大家要核对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的名称对照，一定要看工布查布翻译的这个汉藏目录。

再来是《造像量度经》，这是当初第三世章嘉大师推荐一定要他翻译出来的，翻出来后广泛传播，影响一直到现在——现在大家看的都还是他翻译的版本、或在他版本上重新编写校正而已，所以对藏传佛教近代美术史、唐卡史有很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大唐西域记》的藏文版，这对后来清朝后期的藏文研究学者非常重要。

过去研究印度佛教大部分看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而《大唐西域记》的特色主要放在地理、当时的城镇村落与民族文化介绍；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主轴放在传承祖师与教法弘传。两部都是巨作、各有重要特色，所以要完善了解过去的印度佛教史，《大唐西域记》与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一定要相互对照并合起来看。

所以工布查布翻译《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功勋也非常大，后来很多藏族学者、包括根敦群培大师，都看他翻译的版本作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最关键的参考文献之一。

另外，还有一部对蒙古佛教非常重要的巨作《蒙古佛教史》、又叫《蒙古教法源流史》，工布查布用藏文写的，主要记载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以及当时不同教派怎么来到蒙古地区传法、传了什么法、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政教关系，也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要研究蒙古佛教史、研究蒙古佛教与藏传佛教及清朝之间的政要关系脉络，一定要看。

此外，他还参与翻译编著了《四体合璧清文鉴》《五体清文鉴》等许多当时清朝的多语对照字典，可说奠定了当时清朝多民族语言翻译的一个学术标准。但他翻译的东西里有些部分可能没那么好，像他翻译的很有名的五台山《清凉山志》，翻得可能没那么好。从他五台山志的翻译、以及一些著作与原文的比对来看，他学的东西很博学，但不是那种对各单一学识极度精深的人。

不过在当时清朝，他已算非常厉害，好像清朝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了。只是以我们现在拥有那么多文本资料去对照他当时的翻译看，会发现他的翻译技术还是没有像过去那些高僧大德翻译师那么强、还是有一点差距。主要是他翻译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工具书、很重要的、为未来各方面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先休息一下。

）在他的著述里，没看到太多和工布查布文书书信往来的部分，但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是财旺诺布写给工布查布的一封信。里面提了大概——虽然标注是十三个问题，但最后

结语又问了一堆，加起来可说有十五或十七个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很难回答。以现在看，有些问题我们也还没研究清楚，何况清朝那时候。

从祂问的问题也可知，祂当时在历史研究、地理国家脉络研究方面已非常厉害，才问得出那么精辟的问题。但财旺诺布问的这些问题，后来好像工布查布没给他回信，也不知什么原因。之前我问上师，上师说这历史好像后来没有接续的记载、没看到文献，有可能这封信没寄到——因为这信附带了一些黄金，是送给工布查布的，是不是寄信的人贪图黄金后来没拿去给工布查布？

还是工布查布觉得问题太难、回答不出来？各种可能都有。总之这篇文章蛮有趣。信里开头写道：对「出身王族、智慧渊博，并对佛陀教法怀有殊胜信心与愿力的一位在家菩萨」请教，说「您无畏地深入教理之大海，堪称学誉的成就者，我盼能在您那边听到未曾听闻的妙语」，把心里所有愿望疑问都祈请这位精通经典、见识渊博的工布查布赐教。

第一个问题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时正当中国第四代皇帝在位，那过去迦叶佛等诸佛的时代，中国是谁在执政、什么朝代，有没有明确记载？这第一个就非常难、答不出来，因为迦叶佛的时代应该超过了夏商周以前，所以完全答不出来。

相传中国佛法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土，当时距佛陀涅槃已一千多年；但西藏《王统记》记载，佛法传入中国到赤松德赞在位时刚好满一千年左右；印度正史则记载，佛法第七次传承中的第七位传承人善见阿罗汉，曾在大汉土播下佛法种子。这几个史料前后比对，时间点有点矛盾、无法相符。佛经里屡屡提到「汉土」与「大汉土」两个名称，即常提到的支那与「大支那」。

古代（应是明朝时候）的一些学者认为，汉土是耀帝五国，大汉土则在耀帝国的北方。所谓耀帝国，藏文里叫 Manchi，从写法看指的是过去的南京、杭州这地方；而他提到的北方大汉土，应指过去的蒙古，即元朝与明朝之间的界分问题。所以过去元朝北京那边被叫作大汉土，南京明朝的地方被称为支那——他们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但前面祂提到，佛经中提到的汉土、大汉土，跟后来学者讲的完全是不同的事情：明朝时代学者认知的是元朝与明朝、即蒙古与汉族之间的朝代历史界分，但佛经里提到的汉土、大汉土跟这应该没关系。以前我们翻译藏文佛经时也常遇到这方面问题。

上师讲过，佛经里提到的支那不一定指现在汉族的国家，因为不同经里所提的支那，有时形容那国家的风土民情与政治地貌不符合中国现况。像佛陀在有些经里提到，支那国是一个擅长象战的国家，里面男人都擅长驾驭大象作战，这完全不符合，反而比较像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或泰国、辽国那些南方地带的朝代国家。

另外还提到的祜那，可能指过去被灭亡的新疆再往上一带的一些小国家。因为像莲师，我们在西藏第一部大藏经、即商业馆藏大藏经里的《天地八阳神咒经》提到，它是由「支那语」翻译过来的，但当时莲师拿这部佛经时去的地方不是中国，而是过去被西藏灭掉的大勃律、小勃律国家，在巴基斯坦以南、新疆以北。

这大小勃律很可怜，过去要送给中国一个银瓶或银玩具，中途经过西藏没跟当时西藏国王打招呼，后来西藏国王知道后很生气，就把大小勃律给灭掉了，为了一个玩具把两个国家给灭掉了。

所以上师讲过，过去「支那」的翻译不是特定只指中国这个国家，它本身的意思是与印度国家相反的：前半意思是非印度本土以外的国家，后半意思是与印度那种干净高洁民俗风情完全相反的民族文化。像印度文化很讲究吃——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几千年来没变化。

他们很在意吃的东西，认为不是用他们干净的方式的食物都是不洁的（他们讲的「干净」跟卫生无关），像香菇类他们认为是不洁食物，因为香菇从长到能吃从没接触过阳光、在阴暗中长大；还有一些非法的肉不能吃，像狗肉、虫肉等，他们认为吃了会损毁家族血脉、晦气缠身，所以很在意。所以他们认为，会吃这些非法肉的民族，就属于「支那」后半那种类型的民族。

所以「支那」单单只是指非印度本土的大国家、或较广泛的国家民俗风情、民族，不是特定在中国的概念上。所以佛经里常提到的支那与大支那很难说，有时也许指大小勃律国、有时指唐朝、有时也可能指越南辽国那边的王朝，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上下两个问题其实不相关：一个是佛经里提到的支那，一个是后来明代学者把元朝与南宋界分混淆的问题。

后面他又问：至于「la yul」（勒叶尔）一词也有很多说法，贵国的佛教史认为勒叶尔就是新疆，而西藏古代密教史认为的勒叶尔，是现在讲的 Ngara Mba 地区。这也是要探讨的麻烦问题。过去大家交通不发达，要了解这些地理位置确实有困难；但现在交通、资源、网络都发达，这问题现在可说已算解决。为何提这勒叶尔？

因为它在过去佛经里被说是佛教特别被预言的教化之地之一：一个是佛陀所认为的菩萨与佛教教化之地，一个是《时轮金刚经》里所认为的时轮金刚法门的教化之地。所以对勒叶尔在哪里，大家有在研究。

比如甘珠尔里的《无垢光天女所问经》就提到，诸天入灭之后经过百年，将出现一个名为勒叶尔的地方、变得极为富饶，贤劫诸佛及守护众生的菩萨们为调伏众生，会将此地教化成远离一切戏论、摄受贤劫诸佛之佛子，并会在勒叶尔及其周围城市降生、教化当地佛子众生。意思是这地方有特殊因缘，所以后面贤劫诸佛菩萨会全部转世到那地方度化众生。

里面也提到，当时有个乌坚地区的国王向佛陀说，当未来勒叶尔出现、繁荣兴盛、人口增多时，他希望自己也成为附近一个地方的大力国王，和勒叶尔的国王结为姻亲相互亲善，一方面守护自己的国土，二方面好好保护勒叶尔这国家，也算护持佛菩萨的佛行事业。所以甘珠尔、丹珠尔里都有记载勒叶尔。

现在很多汉族学者的研究认为这就是现在的新疆；而那想成为大力国王的乌坚君主想成为的那地方叫「新识」，现在研究认为大概是巴基斯坦，虽然有些认为巴基斯坦跟新疆还有

点差距，但较多人这么认为。根敦群培大师写的《白史》里提到，《王统史》里说的勒叶尔从梵文看叫土耳其斯坦，汉人称之为新疆——根敦群培的研究是这样。

与此相同，西藏《王统史》把维吾尔与新疆的解说认为是同一含义，位在西藏北方、俄罗斯南部的边境。像《东嘎大字典》的学者东嘎·洛桑赤列，也依据这说法，讲勒叶尔就是现在的新疆、从吐蕃时代以来就被称为勒叶尔。但有些其他研究不太一样——现在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若比照西藏密教史里所讲的，它不是现在的新疆。

虽然过去很多学者认为勒叶尔就是新疆、旁边就是巴基斯坦，但从现在地理位置看不太准确：Ngara Mba 是巴尔蒂斯坦、巴尔提地区，也就是现在讲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所以古代所称的 Le-Lye 对照来看，也有一部分横跨在新疆范围，大概是新疆与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一整个地带的总称，跟我们现在说的新疆地段不完全一样、但有包含一部分。

《王统异教史》记载，西藏军队征服了 Le-Lye 之地，并将 Le-Lye 地区的 Ngara Mba 人民役使为奴。现在看，Ngara Mba 地区的人（即现在讲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本土人），他们真正的母语其实是古藏语，他们现在的老一辈中还有非常多能说很流利藏语的，也因此很注重母语传承、希望把古藏文教学列入学校常态课程。

他们当地有巴尔提文化基金会，里面学者提到，他们应是那地区从六世纪以来就一直保持藏文语言与藏文书写传统的一个民族。所以这 Ngara Mba 地方、即现在讲的吉尔吉特，其实应该就是过去西藏政府所讲的 Ngara Mba，前后比对完全符合。

根据历史记载，吐蕃时期这 Ngara Mba 与 Le-Lye 分别是两个地方，后来才被吐蕃纳入版图统治、并成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个历史流程，才造成后来的人对这地段与地理位置的推断出现一些误差——有些人只考虑地理位置，却忽略过去朝代统治的问题，所以会有这些状况。

总之现在这问题算解决了：Le-Lye、新疆、Ngara Mba 这三个地方不完全一样、互相有关系但不完全一样。他这问题其实还没问完，后面又说：从萨努王所统治的六个地方、按历法季节推算，Le-Lye 应位于西藏北方，所以后来像日布仁波切等一些学者，都认为萨努王的所在地应在西宁北部，这是真的吗？

在萨努王统治的六地当中，Le-Lye 在中国这边究竟如何认定？这其实也是现在已解决的问题。先讲一下萨努王：学者阿旺俄珠桑丹——藏传佛教大百科基础广识的一位教授——提到，《吉祥时轮金刚》里所说的统御六地当中，其中一个是在西藏与中国的一个交界处。

过去有阿育王的王妃生下的一个孩子叫萨努王，萨努王占据了 Le-Lye 这地方，经过很久之后，到毗舍耶森和婆王在位期间，毗卢遮那大师等人去弘扬教法、新建了许多寺院佛塔。这部分要看到另一个历史，也是麻烦。

实际上，《时轮金刚》里讲的统御六地其中一个，就是阿育王的儿子萨努王占据的 Le-Lye 这地方，而这地方其实不是在西宁北方——西宁离新疆非常远、完全不相关。问题在哪呢？

过去大家用推断方式，认为 Le-Lye 在西藏北部（这是成立、大家认定的），但后面又说它在西藏和中国的交界，这就比较麻烦，因为怎么认定过去西藏的划分界限与中国的界限，问题就在这——很多人直接概略认为是在两个地段交界的中间，所以开始怀疑是不是在西宁北部；但这也一样是只看其一不看其二、顾头不顾尾的推算方法，所以才会搞错、有那么大的错误。

像这 Le-Lye 的历史里还提到，毗舍耶维尔拉国王在位时，有四个阿罗汉从印度过来，在当地迦叶佛的佛塔前示现神通、新建了寺庙；此后也有很多阿罗汉、菩萨相继到这地方来弘扬大小乘佛法，当时僧团遍满大地，这些都在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里有记载。

从这历史可知，早期勒叶尔一度变成印度外道的地盘，后来毗卢遮那大师、即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的毗卢遮那大师，到当地弘扬佛法，把那边的国王改邪归正、变成佛教徒，后来当地全归于正法，就有很多阿罗汉、菩萨相继到这地方弘扬佛法，那地方后来就变成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家。这历史要看到哪里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修的戳大玛哈嘎拉的广轨里，有一部分是玛哈嘎拉教法流传的部分，里面有一个毗卢遮那大师的秘传，就是毗卢遮那大师带着戳大玛哈嘎拉的法门去弘化度化的历史记录。

里面第五品叫「毗卢遮那师密传」、又叫《猛咒教传七品之事迹》，第五品提到，毗卢遮那大师到勒叶尔一带修持时，当时有很多妖精、巫师、咒师都来伤害他，当地的老鹰精、乌鸦精、鹿精、蛇精、黄鼠狼精、豺狼精、白鼻鼬精、猴子精等精灵都带着军队前来迫害。

毗卢遮那大师这时化入黑鲁嘎忿怒尊的禅定中，挥动玛哈嘎拉的神杖（他随身带的一把法器），突然化现出无量无边的红黑色火焰与大风，瞬间将所有妖精野兽全部焚烧殆尽；又在那些下诅咒的咒士头上降下火风乱石之雨，

下的全是含着火焰的石头、又刮着巨大的风，石头掉落的威力更加显赫，将所有咒士——虽然他们也有很大咒力、有防护自己的咒语——但这被特殊加持的火风乱石之雨还是把他们全部砸死。剩余没被砸死的咒士害怕了，全部皈依毗卢遮那大师、成为佛门弟子。

此后，毗卢遮那大师又勾召当地所有天龙八部守护神、药叉王、当地的土地护法、国家护法、皇宫护法、老百姓的护法等，全部勾召到前方，逼迫他们献上命曜、再为他们授予三昧耶戒，全部让他们皈依佛门。也因这能力，把当时本来信仰外道的国王也全部折服，国王带领王公贵族百姓全部皈依毗卢遮那大师。

从此，毗卢遮那大师就成为勒叶尔地区的国师，将玛哈嘎拉法门奠定在当地。所以勒叶尔、即现在讲的新疆、或吉尔吉特，过去曾是玛哈嘎拉的重要弘化之地，也是时轮金刚法门的弘化之地，也是《无垢天女经》里提到诸佛菩萨要降临的弘化之地，是这么记载的。后面我们才讲完第一个问题，后面就简单回答吧。

第二个问题，祖师问工布查布：释迦牟尼佛诞生年代众说纷纭，依中国佛教史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藏历木虎年、圆寂于水猴年，但我用自己的方式推算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这我以前课上讲过，他用自己时轮金刚的所谓慈悲历算算法所算的，可能是所有历算里对释迦牟尼佛出生年月日最准确的。

因为他的一个理论是：要确定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日子，那往后推算、这世界发生的所有现象时间都应符合——佛陀出生前天上有什么异象、刚出生时天气什么异象、出生后几个月又出现优钵罗白花开的异象、几岁后树下成道、夜入明定等，他一生每个年纪时段都有详细记录当时的环境、星宿等自然现象。

所以他认为，若你算的出生时间点往后推算刚好都符合这些现象发生的时间点，那才能百分之百确定；不能不管佛陀一生后面这些现象发生的时间点，那样不准确。所以他自己做了非常详细的推算后，推算出一个完美契合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有天文异象时间点的出生日，跟现在所有佛教节日的事件轴都不一样。但他还是虽然心里已有结论、仍向工布查布问「你们是怎么算的」。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献里记载的、与吐蕃赞普同时期的唐朝每一个皇帝的确切生卒年代，他想知道、想对照。他自己写过一篇关于西藏赞普王统的历史对照，里面用到一些对应唐朝皇帝的事迹，应该是想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研究、写更详细的记录，所以想多一些参考资料。

还包括后面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她们是哪一年入葬的——因为金城公主、文成公主对应的年代，西藏历史记录与中国这边的记录有点问题，他也想研究、做比对，所以需要一些新的研究资料。第四个问题，是西藏一些史书记录里提到西夏王国统治过汉地，但他翻阅手上所有中国史书、佛教史书籍都没找到西夏统治汉地这事，所以想问一下。

这西夏王朝，蒙古人称之为唐古特，以前也叫西夏王朝，我们都知道宋朝之后西夏王国建立起来，也有人说他们是党项族演化过来的，所以后来西藏姓氏族谱里把他们认定叫「Nong 西夏」，Nong 就是党项的意思。当然西夏王朝也不只是单纯一个党项民族成立的国家，它后来还吸纳周围很多其他民族部落，成为治下的臣民，所以仍属多民族的小国。

但后来成吉思汗杀死了西夏国王、将西夏纳入统治，还把西夏王朝的皇后作为自己的妃子，西夏王朝也就此终结、在成吉思汗时完全消失。至于西夏王朝真正统治过汉地一事，现在看也不难：它当时所在的地方，也可说有一些属于汉地管辖、后来被他们占领；但完全统治汉地应该是没有。

中国一些小地方部落被他们纳入统治过，这应该是确定的，因为当时西夏王朝、元朝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土地地理位置有一些并合重叠，所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后面他还问了一些天文历法的部分，像问到金刚座的地理位置与一些天文现象的问题，这也很麻烦，就不说了。

后面还问到一些历算问题，比如历算中所谓太阳运行日转的问题——西藏的布顿大师等主张日转提前，其他教派却不承认，所以想问中国的历算师们对太阳运行日转的问题有没有其他说法；第七个还问到一年当中虎月生肖的认定方式，

问中国历算方法有没有认定虎月的说法，藏人也主张虎日的说法，想请问；第九个问题是夏至时节有所谓急骤的现象，西藏有耳闻却没人重视，想好奇问，有急骤现象的地方是什么国家、怎样的情况环境；第十个是《时轮金刚经》里记载悉檀大河通往北方的路上有一个关于香巴拉的传说，

问中国那边有没有相关资料；第十一个是关于禅宗的问题，主要问禅宗之前祖师的传承，对照中国后来七代传法的法脉。虽然有一些可靠古籍可应对，但后来西藏一些研究人对中国禅宗的历史有一些不确切的说法、让史实变得模糊不清。

他说：我从小就深信中国禅宗的法脉是清淨的修行之道，也得知您在佛教史书中对此有详细辨析，非常赞叹，希望你告诉我中国禅宗一个完整无缺的传承世系，让我能跟西藏那些对禅宗有邪见的学者做辩驳；第十二个是西藏人依据的六长寿的象征据说来源于中国文化，

其历史为何；第十三个问题是对中国佛教及很多知识文化方面还有许多疑问，希望得到详细解答，并知道你写过一本五台山的史记、希望能给一本拜读。后面又向工布查布说了一些好听的话、说他是很有智慧的人，希望得到回答、增加眼界知识。

最后又问了其他一些较少许的问题，比如明朝政权更替经过多少年、明朝灭亡之年西藏历法算出是木猴年但这说法不确切、有没有其他可靠说法，还有中国佛教里有个叫「文殊千手咒」的比较罕见、可不可以翻译过来给他看，最后附上黄金一百三十五两、外加一条红色大哈达作为献礼向他请教。

但其实五台山目录现在看，可能算是工布查布蛮失败的一部作品——后面的人做了比研究后，发现工布查布在翻译与一些叙述上有蛮多错误，所以后来让工布查布在翻译方面大打折扣、大家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有很多批评声音，但这部分我们下次再讲。好，今天讲到这里。